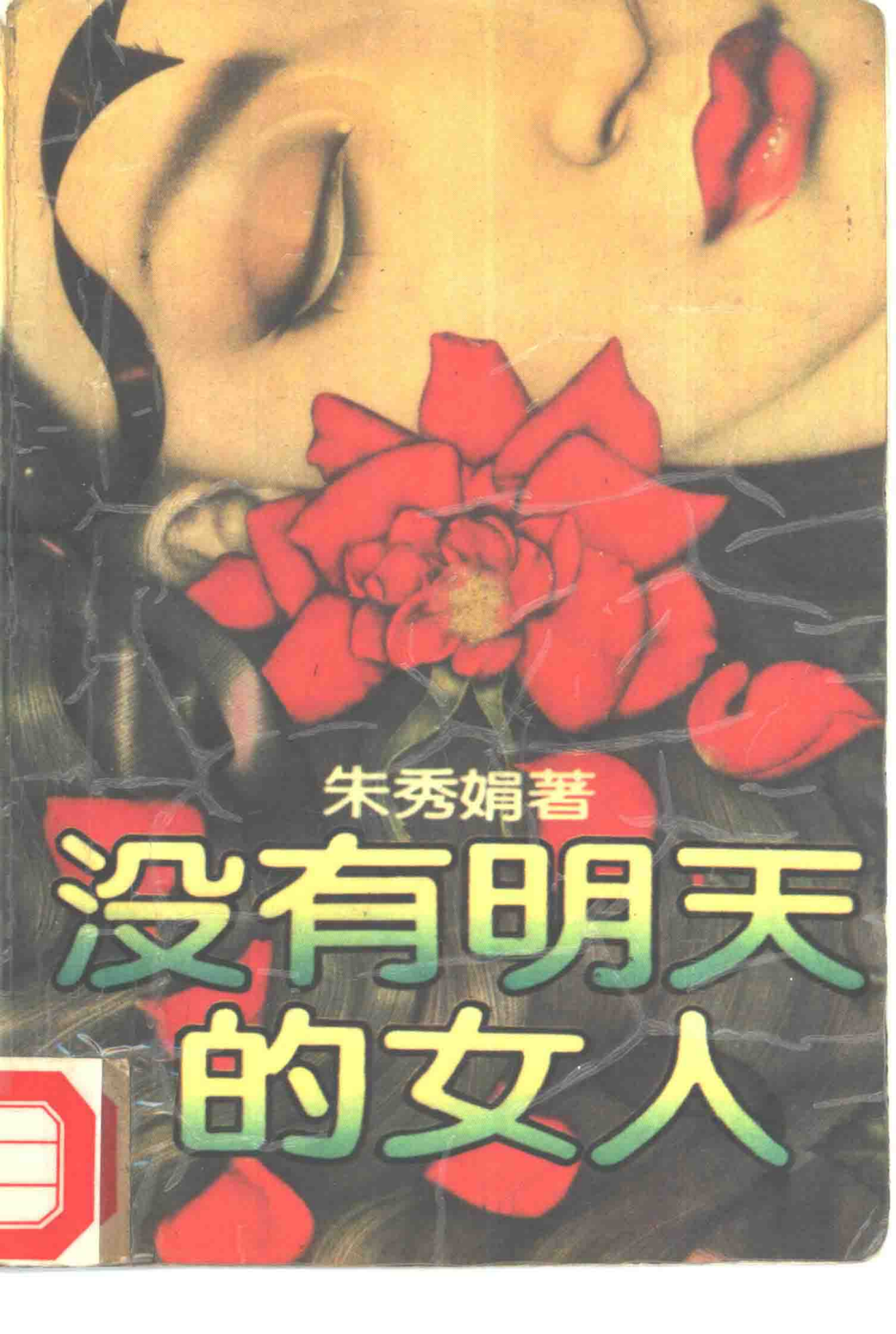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朱秀娟著

没有明天的女人



宋晓刚 导演

没有明天 的女人

1247.5
837
2

朱秀娟著

035892

没有明天的女人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女子学院 0050235

没有明天的女人

朱秀娟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湖北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7.25印张 2插页 136千字

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,000册 定价1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人世间有淑女，有荡妇，有狐狸精，有黄脸婆，有女强人，有薄命女。为什么？！要追究这个为什么，必须上天入地，考古论今，洞澈人性，优游哲学，从微妙的女人本能及潜藏的男性情结中去索解。

台湾当代知名女作家朱秀娟分析了古今男女相互间的激情，著出了这个耐人寻味的力作《没有明天的女人》。年轻的女主人公赵婉宜心地纯洁，不苟同于世俗，渴望得到真诚美好的情爱，然而离婚的创伤时刻缠着她的心身，在与痴心爱她的男友钟祖农交往中，时时防范，若即若离。恋情的历程虽然曲折，但她终于在男友的危难之际，做出了勇敢的抉择投入他的怀抱。

小说以深挚婉转，敏锐细腻的笔触，刻画展示出当今台湾社会的人情世相，真切动人。

一顿饭被人家灌了两杯酒，赵婉宜觉得有点头昏眼花，低着头对着面前的热茶镇定着自己。她慢慢地挑着水面浮着的茶梗，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把那杯冒着热气的茶杯拿开了，她顺势一看，是坐在她邻座的钟祖农，替她挑着茶梗，一边向她小声说：

“醉了。”

婉宜一手支着头，奇怪着他的举动：“没有喔。”

“把这热茶喝了，别再喝酒了。”钟祖农象照顾着自己的女朋友。他的长相配着他情意殷殷的眼神手势，真很有情调。

婉宜接受了他的好意，喝了茶吃了点水果。那一点点晕浪已过去了。

“等下去财神喝咖啡。”张萍涂着口红，眼睛瞟着餐桌的男男女女。

“赵千金小姐，你是答应了打牌的哟。”秦香玲施出一贯的作风，和张萍唱反调。

“她喝醉了，不能打牌。”钟祖农说。

“奇怪！你什么时候成了赵千金的代言人的。”张萍说。

“我答应的，我打牌。”赵婉宜站起身来，向张萍说：“对不起，不能喝咖啡啦。”

“不必分两批，一起到我家，打牌、喝咖啡皆可。”崔达文摩拳擦掌地邀请着：“太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没问题吧？”秦香玲问张萍。

“客顺主便。”郭源说。

“怎么样？你真要打牌吗？”钟祖农站在婉宜身后，悄悄地问。

婉宜被他弄得一头雾水，她也看出其他在座的人都已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身上来了。她笑着说：

“是呀！如果有人打，我也可以不打。”

“各位，请吧！别浪费时间啦。”崔达文签了帐单。放下一笔可观的小费。

女士们打扮好了，男士们都穿上了上衣，这十几个年轻有为的台北名人，浩浩荡荡地开着五六部进口名牌车向崔府出发。

赵婉宜被钟祖农让到他的凯迪拉克上，赵婉宜不动声色地坐着，这个人今天行动怪异，她必须脑筋清楚点提防着，别被人家三言两语的好话一说，就砸了她维系了这两年的金字招牌，那就笑话惹大了。

“开冷气还是吹风？”钟祖农伸过手来，握住她的手。

“都可以。”婉宜抽出手来拂着头发，对他这种使她吃惊的行为尽量淡然应对。在这个圈子里，男男女女拥拥抱抱就好象握手一样的普通而风行，只是对婉宜这位“千金小姐”都比较有分寸。

“开一点点冷气。”钟祖农自然地把遭到拒绝的手伸到冷气开关了：“其实今天十二个人刚好组成六对，跳舞去多好。”

“我喜欢打牌。”婉宜大大方方地说，活象身旁这个人

她的兄弟一般。她觉得很不错，决心保持这样的态度。

“我们溜了吧。跳舞去。”钟祖农在找路。

“哎！”婉宜不能再冷静了，钟祖农情场老手，花花大少，果然不好对付：“拜托，我答应了香玲的。我要去崔家。”

“把你吓得这个样子。”他看着婉宜笑了：“真奇怪，你居然喜欢打麻将。”

“是呀。”婉宜不理睬他的挑衅语气。

“不想交男朋友了？”

“你不觉得交浅言深吗？”婉宜笑了笑。

“我们认识——快半年了吧。”

“不管多少年，很少交谈是事实。”

“兴趣不同，我是不打麻将的。”

“你有权不喜欢。”

“你会跳舞吧？”

“不会。”婉宜说。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随便你呀。”

“那我相信你会跳舞，这个星期六，我请你去统一香槟厅。”

“我有约会。”婉宜有点心跳。

“跟谁？”

“牌局。”婉宜希望他把车子开快一点。

“那改在星期天好了。”钟祖农说。

“约好了的，不能改期。”婉宜说：“快点开车好不？香玲她们等我打牌哩。”

“我是说我们改期。”钟祖农又握住她的手，偏过头来看着她笑。

他这种不温不火的多情样，使她忍不住心跳。婉宜正不知所措，突然车前一道强光射来，车喇叭也猛然响了起来，婉宜一看是郭源的车子，她笑着向对面车道上的车招手。

“你们是怎么回事！”郭源转了个弯把车开到钟祖农车旁边：“大家以为你出事了。”

“我在替千金小姐开车不敢快。”钟祖农踩了下油门，车子加快了速度。

车子在崔家大楼前一停，婉宜就急忙下了车，一进崔家豪华的客厅，张萍就看着她笑：

“麻将有人打了，快把刚才的爱情游戏从实招来。”

婉宜回头看了看，钟祖农和郭源还没跟进来，半弯着腰向她们说：“神经病，以为我会上他的当。他的百家姓小本儿上不会缺第一个姓哪！”

“也许他是玩真的。”张萍说。

“你相信！”婉宜走向麻将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她才一进去，香玲就向她叫着：“怎么回事呀，我让崔先帮你打。”

“我让你。”崔达文站了起来：“我去招呼客人。”

“抱歉。”婉宜坐下来：“也怪你们不带我走，把我丢给别人，钟祖农不打牌，他开车一点也不着急。”

“等下我来骂他。”香玲霸道地说。

“我们等着。”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

天好怪哟。”

“啊！”姐姐清醒了点。

婉宜把心里的兴奋喜悦全吐了出来：“姐，好不好玩？”

“好。快结婚吧。”

“什么！”

“结了婚，好好过日子，别每天玩得筋疲力尽的才回家。”

“跟我在一起玩的人全结了婚，”婉宜说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命好。得天独厚，”婉清小声在电话筒边说：“每天不用调三点半。晚睡晚起，谁也管他们不着，你不同，你明天还得上八个小时的班。”

“香玲也要上班。”婉宜泄了气：“跟你谈天真乏味，一加一一定等于二，人家才注意你一下，就立刻想到结婚。我又不是没结过婚。”

“你还应该再结婚。”婉清说：“如果姓钟的只是找个女朋友的话，就别理他。”

“我怎么问他！”

“你会知道的。”

“也许人家明天就忘了。”

“我希望你也忘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婉宜确实没再想这件事，离婚的创痛逐渐平复了，平静的心底难免有点寂寞。和爸妈住在一起，她连发愣的空隙都没有，她宁愿每天夜深人静时回来，爸妈都睡了，她不必在他们的眼前装愉快，她自自在在地洗了澡上床一觉到天

亮,昨晚的有趣事件已褪了色,原因是她知道这个游戏继续不下去。早晨上班的时候她容光焕发,步伐轻盈地穿过大厅,四面打招呼道早安的人一个接一个,这个一楼柜台偌大空间,确实是她的天地。

“二姐,你的电话。”

她手下的一个小姐,拿着听筒递给她。

“谁呀?”婉宜笑着:“这么早。”

“打了两个啦。”林春芬用手捂着听筒:“是个男的。”

“喂。”婉宜接过电话,“赵婉宜。”

“钟祖农。”对方也报着姓名:“二姐早。”

“谢谢。”婉宜笑盈盈地问:“有事吗?”

“你应该问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号码的。”

“不用问啦,你已知道啦。”

“我知道你在银行上班,查来的。”

“你可以问人呀,香玲、美虹她们全都会告诉你的。”事情是有点趣味了,挂了这个电话,她会立刻打电话告诉香玲、美虹、张萍。

“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,用不着闹得尽人皆知。”

不错,他以往的行动也很保密。

“我会告诉她们的。”

“你不会。”

“为什么不会?”

“因为我要你自己了解我,不要听别人的意见纷纷。”

“大家都是好朋友,没人会讲你的坏话。”婉宜笑着:“就算有也不新鲜,正如你所说,我们也认识了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我在考虑要不要和你认真。”钟祖农说：“你是不能闹着玩的赵千金小姐。”

“对啦！你考虑得完全对，继续考虑吧。”

“够了，我考虑好了，决定请你去跳舞。”

“不行。”她很干脆。

“不行？”

“你考虑好了，我连考虑都还没考虑哩！”婉宜深有此感：“你一请我就去啦？”

钟祖农显然有点意外，沉默了一分钟：“你要考虑多久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怎么才知道呢？”

“你不用等我通知你。”

“我懂了，我每天打电话来问。”

“真的！”婉宜大感意外，钟祖农的“标劲”不是有名的吗？

“当然，明天——”钟祖农不知如何向下接：“我会打电话来。”

“再见。”婉宜不理他的碴儿。

“二姐！”林春芬一直在旁听着，婉宜一挂上电话，她就追着问：“又有不怕碰钉子的追来啦？”

“好好玩喔！”婉宜格格笑着：“等我打几个电话问问。我不信他没问我的那些朋友就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。”

“不是你告诉他的？”林春芬问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他怎么知道的呢?”

“他说——”

电话铃又响了起来。

“赵婉宜。”她自己接听。

“千金呀，钟花心叫我通知大家，他星期天请客。”是香玲。

“好哇。星期天我有空。”婉宜奇怪着他刚才没提过这档子事。

“当心啊！他把约会安排得这么近，是为了你啊！”

“嗯——”婉宜想了想还是忍住了：“你真自作多情，请个客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
自从离婚之后，婉宜的生活在表面上看来，实在是丰富多彩，除了上班的八小时，睡眠七小时之外，其他的时间都被她的亲朋好友安排得毫无空隙，大家有志一同的觉得婉宜离了婚需要有人做伴，排遣寂寞时光。婉宜也很能体谅这番好心，看电影，坐咖啡馆，打麻将，不让自己空下来前思后想，两三年来轻轻松松就过去了，碰到旗鼓相当的追求者， she 就把亲朋好友放在一旁，和人家试着交往交往，只要一觉得兴致不高了，她就打了退堂鼓，早早鞠躬下台，她的日子过得很顺心，没有必要勉强自己。

在香玲这个圈子里，除了两三对夫妇是台柱之外，常常有些单身男女加入一段时候，其中对婉宜展开猛烈追求的大有人在，婉宜淡淡地对付着，如果她认为那人不是对象，相交的程度只停留在大伙一起玩团体游戏的方式上，连个单独出游的机会都不轻易答应，这才赢得“千金小姐”的雅号，大家对她口服心服。

对钟祖农，婉宜有点兴奋。她这一兴奋使香玲张萍都起了劲，当天晚上就约在一起，婉宜原本约了姐姐去赶两场电影的。她打电话去改第二天。

“明天我有事。”婉清作难：“子嘉要我陪他到台中去看工厂，不一定能赶得回来。”

“好吧，你忙去吧，我另外找人去看电影，”婉宜很能体谅姐姐姐夫。

“后天我还是可以陪你。”姐姐说。

“再说。”婉宜不想敲定，这几天说不定有什么事。

“你打电话给我。”婉清说。

“没人陪，我一定找你。”婉宜说：“好好地做生意吧，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，做了这几年生意总是不死不活，人家崔达文、郭源就那么好。那个钟祖农好象更行。”

婉清这些话也听多了，她这妹妹的一张嘴向来不饶人：“啊，那个姓钟的事业不错？”她不理睬婉宜的尖刻。

“我不太清楚。”

“弄弄清楚，事业有成，结了婚日子好过。”

“再见。”婉宜挂上电话，她不愿姐姐给她压力。

和香玲、美虹、张萍在一起才真有意思，四个少奶奶小姐坐在咖啡馆里，小声讲大声笑。以婉宜和钟祖农做讲话中心。

“他一大早打电话给你？”张萍叫了起来：“不可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婉宜睁着她明媚的眼睛，带着笑：“他是打来啦！”

“你是不知道钟祖农哦！”张萍说：“他对女孩子吧，粗心大意，你知道他是为什么离婚的？”

“她不知道。”香玲又点着头向婉宜说：“他都出差到了香港了，他太太还不知道。”

“他们感情不好了，他故意不告诉他太太的。”婉宜试猜着，悠悠闲闲地喝着红茶。

“就是因为这样感情才不好的，”美虹也说得头头是道：“我跟他太太也很熟，很温柔、很漂亮。她都受不了钟祖农